

喜劇小說
台灣
選 1



台灣喜劇小說選

定價二二〇元

主編：王文伶

作者：鄭清文等十四人

出版者：新地文學出版社

局版台業第三二七六號

台北市復興南路二段八八號四樓

郵撥帳號：一〇八一—二八九

電話：(〇二)七〇九二〇八四

排版：淵明電腦排版有限公司

印刷：長紅印刷事業有限公司

裝幀：蝶興裝訂公司

總經銷：吳氏圖書公司

(〇二)三〇三四一五〇

初版：一九九三年三月

二刷：一九九五年六月

ISBN 957-8545-09-6 (一套：平裝)

ISBN 957-8545-11-8 (第二冊：平裝)



序

《台灣喜劇小說選》結合台灣十四位作家、二十篇各類型的喜劇小說，依作家年齡排列。細心的讀者一路讀下來就會發現：「喜劇」作為文學表現形式，其與台灣社會發展的關連。從日據時代及光復初期的作品裡，幾乎找不到稱得上喜劇的小說，殖民時期，大家還不能戲謔旁觀生活的辛酸吧。即使到了五、六〇年代，思想仍受著嚴厲的禁錮，文學只能正襟危坐；而喜劇裡難免的「譏諷」更可能被羅織成「暗喻」，喜劇多少還有些禁忌。到了七〇年代，鄉土文學運動興起，帶動許多描寫鄉土小人物的笑淚之作。但多半是謹守人道主義的感傷喜劇，且不少作品流於過份溫情，不忍小人物的處境太難堪，反而放大了小人物在真實生活中受到的待遇，或美化小人物愚昧的一面。直到八〇年代，喜劇才有比較多樣的面貌：諷刺、戲謔、戲謔、揶揄、遊戲，取代過去較單一的人道精神。年輕一代的作家，語言、感情、思考都有別於上一代，他們夾其冷酷犀利的訕笑，出神入化的想像力，從鄉土文學時期的小人物情趣發展出更寬廣的喜劇題材，活潑了台灣小說的生命力。雖然

很久不再出現像過去陳映真、王文興、黃春明等人廣泛引起討論的文學現象，但從「喜劇小說」這個表現成果來看，年輕一代的作家也透露出自己時代的風采。

為什麼要出版《台灣喜劇小說》這樣一本書？生活裡到處都是荒謬：有人臨崩前說「我是台灣人」，後來很多人跟著表白「我是吃台灣米長大的」；有人等不及棺蓋論定，急著讓人發佈他的一千天；有人創造「台灣錢淹肚臍」，以取代「淹腳目」的不足以形容台灣經濟奇蹟；有人為了錯誤的朝令，臨夕下台前重審彩票居危害治安的份量；有人婚變後擬提案修法一夫一妻制……一小撮人的悲劇，透過方盒子的大放送，湮沒那些餵香蕉朝三暮四不可，朝四暮三就拍手叫好的猴子們的喜劇。（後人推演亞里斯多德的說法得到如下定義：悲劇處理高級的人物，喜劇處理低下的人物，悲劇涉及國家大事，喜劇涉及世俗生活中個人私事；悲劇中人物和事件是歷史性的、真實的，而喜劇中較低下的素材則是虛構的。）然而也無須浪淘盡，也許只消一次選舉，三五年後再來讀這些悲劇，恐怕非具備閱讀魔幻寫實主義的能力不可；倒是小人物的生活喜劇，永遠會被後來人經驗著。這本書就是希望收集喜劇，帶給被壓抑在泛政治化下的小市民一些平凡而有趣的笑聲。

其實，相信「文學的力量」，自身就是在實踐柏拉圖「無自知之明是可笑」的喜劇。雖然大團圓式喜劇的古調，今人多不彈，但願本書的命運能跟上世紀末當道的復古風，來一個圓滿而不落幕的喜劇。

也許我看的傷心事太多了，總希望：

只要可能，讓人間多一點笑聲

——王禎和

懷念 王禎和

台灣喜劇小說選①

鄭清文 (1932—)

報馬仔 3

黃金屋 28

秋夜 47

陳映真 (1937—)

唐倩的喜劇 73

王文興 (1939—)

黑衣 113

王禎和 (1940—1990)

香格里拉 131

兩隻老虎 171

素蘭小姐要出嫁
——終身大事 209

荊棘 (1942—)

白色的酢漿草 249

黃凡 (1950—)

晚間的娛樂 285

台灣喜劇小說選●

平路 (1953—)	
按鍵的手	309
台灣奇蹟	360
吳錦發 (1954—)	
那個叫托西的傢伙	395
郭箏 (1955—)	
開車上路	417
張靄珠 (1956—)	
地下的魚族	439
林宜濤 (1956—)	
始末	475
舞者王剛	495
張大春 (1957—)	
四喜憂國	511
曾陽晴 (1962—)	
屬於貓的故事與哲學	537
楊照 (1963—)	
獨白	543

鄭清文 一九三二年生，台灣台北縣人。台灣大學商學系畢業，現任職華南銀行。作品以小說為主，已出版有短篇小說集：《簸箕谷》、《校園裡的椰子樹》、《龐大的影子》、《局外人》、《最後的紳士》、《滄桑舊鎮》、《報馬仔》、《春雨》、《相思子花》；長篇小說《大火》、《峽地》等，曾獲「吳三連獎」。

鄭清文創作題材廣袤，而蘊含深遠，當屬文壇翹楚。近年的創作更大量融入台灣前代生活經驗，雖不刻意以台語寫作，但對台灣諺語俗話運用之巧妙生動，使其小說更見台灣的人情義理和生活智慧。讀鄭清文的小說要讀得慢，含得久，然後才品得出清淡中的醇釀。本書選錄他三篇喜劇小說，讀者不難看出鄭清文的喜劇趣味十分溫柔敦厚，除了個人風格因素之外，某種程度也反映前代作家的文學襟懷。

報馬仔

鄭清文

陳保民去參加銀行的股東會。他的股份不多，以前的人叫他「總會屋」，現在有人稱他「一股的」。「總會屋」是日本名詞，是指小股東利用發言權，以小吃大，以便得到好處，這是最省本的。

董事長在上面報告，報告業績和一連串的數字，要股東通過。

「大家有什麼意見？」

有人舉手，陳保民也舉手。董事長指名別人，好像沒有看到他。不會是故意的吧。

那人發言完畢，陳保民又舉手，董事長依然沒有指名他。他站起來，想說話，董事長卻說：「大家沒有意見，第三案通過。」

陳保民還是站著，還想說話，旁邊有人猛拉他下來。因為拉得太重，他整個人頓坐在

椅上，差一點撞傷尾椎骨。

股東會就這樣結束了？太短了，也太簡單。公營銀行的股東會就是這樣的，只是做一點手續。旁邊有人說。

陳保民看著董事長。董事長已下來，在和政府派來的代表，或其他貴賓握手。在開股東會之前，陳保民曾經去找過董事長。董事長送了他兩包香煙，是外國製的。一年一次的股東會，只有兩包香煙？不過，這還是今天唯一的收穫呢。

董事長是日本的大學畢業的，應該知道他的身份。他常常告訴別人，包括董事長，他在日據時代當過「特高」。特高是「特別高等警察」，是日本內務省直轄的。內務省相當於內政部。當時，不但臺灣人怕他，就是一般日本人也懼怕他三分，尤其是那些自稱為文化人的人。

他看董事長和幾個大股東坐電梯下去。他一直沒有機會和董事長攀談幾句。

他帶著股東會分發的資料袋，也隨著下到七樓。銀行的重要幹部的房間都在七樓。

他必須再見董事長一面，他有很多話要說。銀行的經營有很多缺失。這一、兩年來，

由於新臺幣的升值，外匯蒙受很大的損失。董事長說，這是配合政府的政策。不錯，但

是，政府也要了解民股的立場呀。這一點，他是必須問清楚的。

當然，他也可以不說。不過，有些話是必須要談的。自從日據時代，他就學會什麼該說，什麼不該說了。當然，他也可以不說的。不過，他們應該了解，他只是不說，並不是不敢說，更不是不懂。這一點，是必須讓別人明白的。

董事長曾經給他兩包香煙。他知道董事長有交際煙，而董事長自己又不抽煙，給他一條、兩條也不為過。他應該再去看看他。

他在外面等候室等了二十幾分鐘，還是見不到董事長。今天是大日子，可能客人多。但是，他必須自己去確定一下。他站起來，自己推門進去。秘書匆匆站起來，好像要阻止他。但是他裝著沒有看見。他陳保民是什麼人？小小的秘書就想阻止他嗎？他走到裡面的房間，董事長坐在那裡，裡面的確有兩、三個客人，而且是外國客人。他急忙退出來。他看到董事長有說有笑的。原來，董事長還會說英語。

去看看老總吧。他想到，在開股東會的時候，一直沒有看到老總。秘書小姐告訴他，老總去議會。騙人的吧？

「什麼時候回來？」

「不知道。」

問來問去，都說不知道。現在的小姐，實在太不像話。他是來找老總的，老總是她的主人，主人的客人來了，她不請他坐也不端茶，也不敬煙。怎麼可以對他這種人這樣子無禮。服務和禮貌，不是銀行一直標榜的嗎？像他這樣重要的人，尤其在股東開會的期間，竟然有人這樣對待他。

「太不像話了。」

但是，他又想回來，難道，開過了會，就沒有人理他了？這也實在太現實了。他應該早點來，在開會之前來，花是要插在前面的。他實在來得太晚了，在開會之前，只見過董事長一面。

他再去找副總。三個副總，有兩人不在。聽說，是拜訪客戶去了。這些人，真會跑。真的去拜訪客戶去了？聽說，現在的銀行員，是和以前不同了。

留守的這個副總一向對他很客氣。他一進去，就看到副總桌上堆著一大疊公事。副總看他進來，就站起來。副總給他五張銀行餐廳的飯票。他在心中算了一下，一張二十五元，一共也不過一百多元。

他告訴副總說，他是來參加股東會的，不是來要飯的。副總很客氣地說，「免客氣，今天我很忙，沒有辦法陪你吃飯。不過，飯是一定要吃的。」他這才把飯票收了下來。

「你還是太瘦了一點，要多吃一點補喔。」

難道這五張飯票，就要他當著補吃嗎？不過，他並沒有生氣。

他離開副總的房間，走到廁所。他先照照鏡子，的確瘦了一點，臉色也不很好。有人說他生病，是肺結核。活見鬼，患了肺結核，還能活到現在？而且，活到現在，就不怕什麼肺結核了。啐！他到七樓來，不是來照鏡子的。都是副總那些話，要他吃點補。

他到七樓來，另有目的。七樓是這一棟大樓的重地，只有這一層舖有地毯，也只有這一樓的廁所裡放著衛生紙。

他打開一間廁所的門一看，卻只剩下一小卷。再打開另外的一間，也是一樣。

「怎麼可能呢？」

銀行省錢，也不會省到七樓來的。一定是坐在外面服務臺的那些小妹搞的鬼。好！好！妳們這些小鬼有心搞我，妳們就等著瞧吧。

他從廁所出來，看到坐在服務臺的那兩個小姐，都低著頭，斜著眼睛瞟看了他一眼。

「不會錯的，一定是她們搞的鬼。」

他對自己說，他來七樓來得太久了，她們才有時間搞鬼的。

好呀，妳們這些小鬼，可以當我的孫女兒的，竟搞我的鬼。看我去總務室和人事室告妳們。我必須去告妳們，我必須去，不然，妳們是不會乖的。

「不，不行。」

他知道，他走了以後，她們一定會把新的、整卷的衛生紙換回去的。等一下，等我吃完飯之後，回來把它拿走。這比告人還重要的。

他從七樓坐電梯下去到一樓。一樓是營業部。一進去營業廳，就聽到滿天的打字機聲，有一點像工廠。另外的，就是電腦的端末機。

他要找經理，找人，就先找大的。找大的才有好處，而且他的身份，也應該如此。這是他一貫的想法和做法。

經理不在，說是去拜訪客戶。

「什麼時候回來？」

「不知道。」坐在經理室外面的服務生冷冷地回答他。

他走進經理室，想打一通電話，才發現電話是上著鎖的。

「小氣！」他罵了一聲，又走出來。

「鑰匙呢？」他問門口的小妹。

「經理帶走了。」

「騙人。」

「不騙你。」

營業部有三個副理。他遠遠就看到，其中的兩個，一看到他過來，就從另外一個方向溜走了。有什麼好怕的，說不定，我到董事長或老總面前，說你們一兩句好話，你們就可以高升經理了。

當然，有人怕他，也沒有什麼奇怪。怕他的人，可不少呢。實際上，他心裡多少還有點得意呢。在日據時代，還有光復後，有多少人怕他。實際上，就有許多人說他比老虎更可怕的。

有一個沒有跑的副理，好像是新調過來的吧。

新副理一直忙著。他走到他身邊，對方還是沒有感覺。

這個銀行，在前年年底，曾經遭到搶案，到現在還沒有破案。也許可以從這個「新鳥仔」打聽到一點線索的吧。

聽說，這個案，提了不少獎金，獎金也大概還在吧。

耳朵要像兔子，這是他一向的想法。

「你知道我是誰？」他站在副理的桌前說。

新副理抬頭看他一眼，沒有站起來，也沒有請他坐。他是新來的。

他自己在副理桌旁的椅子坐下來。他沒有生氣，他覺得，自己的脾氣比以前好多了。

「不知道。」副理若無其事地回答說，繼續蓋章。

居然有人不知他是誰了。這一家銀行，到底是怎麼開的了。

「這三家銀行的股東會，都是我在……，我在斡旋。」他說出「斡旋」兩字，自己也得意。

「我在斡旋。」他再說一遍。也許，副理聽不懂他的話。現在的人，是很沒有學問的。

「開股東會？在十樓，恐怕已經結束了吧。」